

《六姊妹》
大看台生活场景很真实
情感细腻引热议

本报讯(记者 尚家起)热播剧《六姊妹》第9集播出后,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。这部剧以其细腻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场景,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家庭故事。

在这一集中,有几个情节十分亮眼。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找何常胜了解大老汤的情况,何常胜不计前嫌,给予大老汤高度评价,最终两人握手言和,汤何两家多年的恩怨就此化解。这一幕让不少观众深刻感受到何常胜的豁达与善良,在那个特殊的时代,他的这种胸怀显得尤为珍贵。但孩子们心中的芥蒂是否能随之消除,仍是悬念,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。

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家丽让家文报名高考,这体现了大姐对妹妹未来的期望,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变革下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。家文以0.5分之差落榜后,选择参加工作,进入粮食局系统下属的淀粉厂。这一情节很真实,

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按照理想路线前行,家文的选择也展现出她务实的一面。

感情线方面,家文瞧上了陈卫国,认为他人品和家庭都与自己般配。然而,陈卫国的哥嫂反对这门亲事,好在陈老太支持儿子,且与刘美心一见如故,两家就此定下亲家。本以为事情会顺利发展,可剧情又有反转,看似难相处的哥嫂或许不是最大的问题,陈老太才是家文未来可能要面对的挑战。这让不少观众不禁思考,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,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,其中的复杂关系和潜在矛盾,都需要用心去经营和化解。

《六姊妹》通过这些情节,不仅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,也让观众们看到了时代变迁对普通家庭的影响。期待后续剧情里,六姊妹在生活的磨砺中,继续演绎出更多温暖而动人的故事。



淮南七年:在九龙岗的历史褶皱里光影闪烁

王建业

此刻,我站在古都西安城墙之下,手机里正播放着“六姊妹的片段”——何家丽与奶奶在田家庵渡口街巷中穿行。思绪又回到九龙岗那片斑驳的老屋,那棵上了年岁的梧桐树,干枯的枝条在冬风中震颤。这部年代剧好评如潮,但我有时也会认为他过于琐碎,却让我在离开淮南的时候,突然读懂了这座城市,淮南的岁月,本就是用琐碎织就的史诗。

七年前,我因工作踏入淮南,未曾想却与淮南结下如此深的羁绊。这里的老人常说:“淮南的魂在九龙岗,淮南的根在煤里,也在砖缝里。”如今想来,那些被煤灰浸染的砖缝,恰似《六姊妹》中何家姊妹的命运褶皱,藏着无数未竟的故事。我却在这些细碎的家长里短中,看到了一座城市的骨骼与肌理——淮南的岁月,就是由无数个何家丽、何常胜的呼吸编织而成的。

淮南这座城与煤炭与火车结缘,我所经历的两个重要城市大同与淮南都是煤炭资源型城市。7年前来到这个城市,用脚步丈量这地方厚重,也曾创造了一个月品尝过10家以上的牛肉汤,只为写一篇我与淮南牛肉汤的故事。一个城市,4个车站,还没有出城就有了离别的意义。与《六姊妹》相逢时刻,也迎来自己离别之时,确实有些命运的味道。呼啸而过的青春总用一张张火车票来体现,记得2021年我的一篇文章《站台》,曾获得许多淮南人的关注。当年自己的一篇关于九龙岗记忆的文章,曾记录了我对九龙岗的一番思索。

临行前夜,我重走九龙岗的街巷。月光下,《六姊妹》的拍摄布景尚未拆除,院中的梧桐树影与剧中何家姊妹纳凉的情景重叠。剧组留下的红漆标语依然在风中,这或许就是淮南最动人的隐喻:真实的褶皱永远生长。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老年观众来说,剧集是对青春岁月的重温。剧中那些熟悉的场景——老式收音机、煤球炉子、供销社柜台,仿佛一把钥匙,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怀旧盛宴,

也成为代际沟通的桥梁。许多年轻人通过《六姊妹》了解父辈的生活,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与情感逻辑。剧中何家姊妹的奋斗与挣扎,让年轻一代看到了历史的重量与生活的韧性。

淮南,一座因煤而兴的移民城市,她的包容性像淮河的水一样,无声却深沉。无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,还是像我这样因工作短暂停留的异乡人,都能在这座城市的褶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。然而我的经历或许不足以覆盖淮南的全部历史,但那些散落在街巷、工厂、码头的生活碎片,却让我在离开之际,感受到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。

如今,淮南正在经历转型,曾经的历史过往留下了无数记忆碎片——造纸厂的烟囱、九龙岗的民国建筑、煤矿的克虏伯井架以及馓子、油酥烧饼摊……这些碎片拼凑出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,大锅熬煮的牛肉汤,骨头在日夜翻滚、众多的食材在碗中沉淀,爆辣的感觉也直冲喉咙,让我一个西北人也接受不住这份浓烈。

在淮南七年,我学会用“我滴孩来”来烘托情感,用“架相”来表达捧场,用“羊熊”来表达状态,用“好大事”来表达云淡风轻,用“不照”来表达拒绝。这些词汇像《六姊妹》中何家姊妹的私语,将市井的悲欢编辑成暗语。

在淮南的日子,一直想学习淮南话,但看似简单的淮南话发音,对于北方人的语言习惯还是有困难的。说着夹生的淮南话,但淮南人不排外、不欺生,天南地北的话语在这里交融。直到有一天人在西安突然冒出的“照”字时,才觉得怅然。

其实对于淮南而言,就像一个大容器,将四面八方的人汇聚于此,用淮南话来讲述他们的人生。忽然明白,方言才是一座城市最忠实的见证者。

《六姊妹》中何常胜对儿子的执念,何尝不是那个年代中国的缩影。小小的家丽剪掉头发,“女伢子也能顶门户”——淮南女性的坚韧,从来

不需煽情,她们大多坚毅果敢,能顶起半边天。

《六姊妹》开篇的田家庵码头,是淮南人集体记忆的起点。现实中,这里早已褪去货运的喧嚣,但河岸的渔船与晨雾仍留存着上世纪的风貌。我曾在此见过老渔民撒网,动作与剧中何家丽奶奶的身影重叠——时光在这里不是线性流逝,而是循环往复的褶皱。我曾在这里摆渡,站在摆渡船上,看周遭的过客、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穿插其间,船嘶喘着在宽阔的淮河行驶,淮河涨水,风浪大时,铁皮船可能会暂时停运。虽然周边也建设了新桥,但人们更喜欢这样的摆渡。绕城而过的淮河带给淮南人整体的记忆以及这个城市的名字。

有时我也在想,作为一个80后作家,伊北的这些体验可能更多来自别人的诉说和体验,这种间接的体验,是否让年代剧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怀旧符号?当我离开淮南时,我想我有了答案。因为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重构。《六姊妹》年代剧通过艺术化的处理,将碎片化的记忆编织成完整的故事,反而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。

对于80后的伊北来说,《六姊妹》既是对父辈生活的致敬,也是对自身成长的思考。在《六姊妹》中,何家姊妹的命运与80后的成长轨迹交织,让观众在怀旧的同时,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体的挣扎。

伊北说:“淮南保留了许多历史褶皱。”而我想说,这七年,我亦成了褶皱的一部分:在寿州窑的废墟里捡过瓷片,在牛肉汤摊前录下方言,在大通的砖缝中寻找点滴……临行夜,当我将一枚九龙岗的瓦砾放在手掌,或许它有些破败、或许有些苍凉,但我突然懂了剧中何文氏的那句台词:“家不是地方,是装着你影子的那些褶皱。”

淮南,愿你的砖缝永远藏着未说完的故事。淮南,七年的相聚时光,我很珍视,也希望我能成为你的一粒细沙或一粒种子,永远有我的淮南故事。